



Inga Sempé

无所畏惧



左页/这间工作室中，偌大的玻璃窗格几乎让整面朝南的墙体都是透光的；吊灯是她2012年与瑞典品牌Wastberg合作的w103s。上图/这座位于巴黎十区的两层小楼曾经是一家老字号的纺织配饰工坊（Georges Chanson），现在是Inga Sempé的工作室（一层）和家（二层）。

巴黎十区的一座两层小楼，在两年前是一家老字号的纺织配饰工坊（Georges Chanson），今天，它是法国设计师Inga Sempé的工作室以及家的所在。这个距离喧闹的巴黎火车站不远、又几步路就能走到人人热爱的圣马丁运河的地点，恰到好处地获得了便利、安静和质朴。与Inga Sempé在米兰设计周中做了初次长谈之后，我们约定过了周末就来到她的工作室再次见面。

采访、撰文 谢弘 / 录音整理 丸子大王 / 摄影 Young-Ah Kim

Inga Sempé早已是设计爱好者熟悉的名字，她那数量并不庞大却每一件都足够特别的设计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反映出设计师本人的特质：明快、机智、无所畏惧。有趣的是，在社交网络中，她利用Twitter或Facebook所发出的消息几乎无关自己设计的任何一款产品，而更像是一个顽固又顽强的声音，呼吁法国政府，准确地说，是文化部官员给予法国设计师应有的社会地位。我没有听错，这位四十多岁、声名卓著的设计师，从来不认为她的国家有足够的文化。“我认识太多的法国设计

师在为意大利品牌、斯堪迪纳维亚品牌设计各式各样的东西，可是没有什么法国公司向我们发出邀请。”在我们米兰的交谈中，她这样说。批评起社会问题时，她展现出了法国人一贯的不留情面。

当Inga Sempé摘掉太阳眼镜、在我们约定的下午三点整踏入巴黎的工作室时，脸上洋溢的是回到熟悉场所的舒爽。她的这间工作室也着实令人愉悦——偌大的玻璃窗格几乎让整面朝南的墙体都是透光的，她与两位助手的工作桌就靠着这侧的窗子一字排开。“确实有很多光线，甚至有点太亮了，屏幕前可能有些不适。”室内有很多绿色，大棵的热带植物和迷你盆栽穿插在各处，让这个没有什么装饰物的空间生机盎然。这里显然没有“接待处”，来访者在进门的第一秒就直接走入设计的现场：缝纫机、小模型、布样、图纸、咖啡杯、方糖杯、材料堆……这些依照团队3人的工作需求比邻而居的物件仿佛齐发出“正在工作”的信号。“我从来不会为记者收拾自己的工作室”，Inga这样说道，“老实说我觉得临时收拾很荒唐，我完全没法想象自己在那种非常洁白整齐的地方从事设计。”在最大的一张工作台附近，一座别致的楼梯引人注目：这座木质台阶黑色金属栏杆的楼梯是主人



1



2



3



4

两年前搬来时重新设计制作，走上二楼就是 Inga 和她的先生 Ronan Bouroullec 以及两个孩子的住所。在设计师本人的工作桌边，还放着一张可爱的小书桌，已经有些年头的样子，令人遐想她和孩子一道各自做功课的场景。注重上手研究模型的 Inga 最近购入了一台 3D 打印机 (by Ultimaker)，主要由一位助手操控，用来帮助推进一部分设计项目的模型推敲环节。“三维建模我只会最基本的部分，复杂的都交给助手了。”这位设计师从来都主张自己做设计，当听到“艺术指导”这个词的时候，连连摇头，“不，我不太认同艺术指导这件事，我就是想要做设计，只想做设计师。”

真正的设计文化

然而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设计师，即便是对于天赋才华、起点颇高的 Inga Sempé 来说，也仍然用得上“艰难”二字。生于艺术之家（父亲 Jean-Jacques Sempé 是创作了《小尼古拉》连环画的著名插画师，母亲 Mette Ivers 来自丹麦，也是一名插画师，Inga 从小与她一起生活），擅长数学，喜爱动手，从法国高等工业设计学院毕业后荣获来自法兰西学院的奖金，在罗马的 Villa Médicis 驻留创作两年（2001-2002），之后又获巴黎市设计大奖（2003），赢得了颇为丰厚的奖金（8000 欧元），以此作为自立门户的启动资金。这些历程似乎已然确立了某种清晰的道路，可是今天坐在面前的 Inga 依然说一直遇到很多困难，同时，她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法国社会中设计文化的缺失。

首先是产品设计师的赋税繁重，并没有如艺术家、平面设计师乃至作家那样受到国家在税收政策上的支持。“我在起步的时候，一边去学校教书，一边做一些讲座，同时也不得不像今天很多的年轻人仍然在做的那样，在‘艺术之家’那里谎称自己是平面设计师。”艺术家——La Maison des Artistes，是法国的政府机构，从事艺术相关工作的个人可以在此注册，以获得较低的纳税税点。即便许多年

过去，已经用 Brosse 柜 (by Edra)、La Ruché (by Ligne Roset)、Vapeur (by Moustache)、Cappuccina (By Luceplan) 等佳作将个人的设计生涯推上高峰，赢得全球最好的制造商频频认可之际，她还是觉得，“一旦你开始稍微好起来，就又会遇到新的问题，比如不再能够被允许注册在‘艺术之家’。”但以版权制为主要收入来源的独立产品设计师并没有像独立执业的医生、律师那样的收入保障。如果设计师始终没有获得符合其工作模式、收入状态的社会身份 (social status)，说明这个群体并没有获得多少来自所在文化的认可。

另一方面，企业对于设计师能为其带来何种价值的认知也是设计文化的重要部分。她觉得，将与设计师的合作认为是一种“宣传”，或是觉得“设计=装饰”，都是可笑的。在设计文化更为普及和发达的意大利与北欧各国，情况就要好上一些。这些地区的相似之处是众多大大小小的家族企业繁荣了生活物品的市场，当地制造商对设计师工作的尊重是发自真实所需——维护与发展自己或家人所一手创立的企业，因为它的兴衰取决于是否能够推出足够好的产品。“我 80% 的合作对象都是家族企业。”Inga 认为自己的工作室也正好是相类似的一个小而温馨的机构，身处其中的人都了解自身的文化和历史，也有天然的保护所在产业的欲望。“相反，当你与一个



5



6

空降到某个公司、想要在两年以后就要跳槽到更大的公司的人工作时，你会发现人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她坦言，自己与超大型企业合作的经历都非常糟糕。

“我讨厌”

言词中有许多否定式表达的 Inga 在说起自己的设计追求时，仅用了一句话：做能被人们买回家中、进入日常生活的物品。而在谈及各种各样萦绕在设计圈的问题时，无数个“我讨厌”“好荒唐”像魔法一样，更确切地定义出 Inga Sempé 的设计观。“我极讨厌有人说，功能就是美。”因为她觉得这种教条根本站不住脚，有魅力的产品功能不一定最强大，功能至上的东西也许人们只想扔掉。“我讨厌奢侈品圈的迂腐，他们永远在说‘传统和现代’。”因为她一点也看不上那种巴黎 16 区式的舒适主义情调，而且法国奢侈品业的繁荣对真正的设计文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我对现在很多设计师希望自己被像一个艺术家那样看待挺

1,3/ 这座楼梯之上，是 Inga 与先生和两个孩子的家；她坦言，从不为记者收拾工作室。2/ Inga Sempé 在她的充满光线的工作室中，绿色植物令这个没有装饰物的空间充满生机。4/ 工作室最近刚刚购入一台 3D 打印机 (by Ultimaker)，主要由一位助手来操作。5/ 与土耳其玻璃制品品牌 Nude 合作的 Jour 系列，2016。6/ 与意大利品牌 Luceplan 合作的灯具 Cappuccina。



反感的。”因为生长在艺术家家庭的她从来不觉得艺术家称谓比设计师更高级、进入博物馆展出比进入商店售卖更有意义。“我也不同意女性设计这种说法。”因为她觉得越是这么说越是满足了人们想要把女性的设计从业者边缘化的惯性。“我太了解欧洲人，太了解法国人，我不喜欢欧洲人心里认为自己的文化就是世界性的这种想法。我觉得接下来的时代，最好的设计会出现在中国。”因为她看到最大的制造业、最大的市场都在那里，优秀的设计师并不缺乏，没有理由不诞生好的设计。

当然，她也有很多真心喜欢的事物，比如，旧物市场，这是她的灵感之地。再比如，陶瓷门把手，“它们与手接触起来非常舒服，很好制造，那种蛋形的门把手在门上非常好看，很好清洁，也不容易旧，除了掉下来砸碎了……”她觉得，生活中这类无名设计蕴含太多智慧，常常让她自叹不如。

1/“墙”上，是最近与土耳其品牌 Nude 合作的玻璃器皿系列 Jour，今年米兰设计周中，他们刚刚将样品推出。2/ 架子上靠墙的镜子是与 Hay 合作的产品 Ruban。3/ 沿着朝南的窗户一字排开的工作桌，是 Inga 与两位助手每日劳作的地方。

